

# 美国的亚太战略与亚太战略格局

浦启华

[内容提要]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为实现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目的,公开提出要把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并为此作了大规模的舆论造势和一系列相应的战略部署。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在亚太地区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它的这一战略态势将不可避免地对该地区的战略格局产生重大的、意义深远的影响,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关键词] 美国 亚太战略 战略格局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1)05-0034-05

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向外界放话要对美国的战略进行重大调整,而其调整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把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太地区。虽然目前美国国内对此项战略意图尚有许多不同意见,而且更改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略重点并加以实施也决非易事,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战略界和执政高层对于亚太地区是越来越关注了。可以肯定地说,与以往的美国政府相比,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将会有较大的实质性的不同。鉴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庞大战略能量及其在亚太地区的巨大战略存在,它的这一战略动向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人们不禁会问,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其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将在这三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 一、战略现实与战略调整

从传统的地缘战略来看,世界的战略中心在欧亚大陆,任何一个想实现世界霸权的国家首先必须取得在欧亚大陆的战略优势,控制欧亚大陆方能控制世界。因此,对于一心想“领导世界”的美国来说,欧亚大陆对于它获得世界霸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美国也确实是把控制欧亚大陆作为其世界战略的首要目标。只是,对于欧亚大陆,美国并不是平衡地使用力量,而是把战略的重心首先放在了欧亚大陆的一端——欧洲。

美国的这一战略布局与战后 50 多年来的世界战略态势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当时美国的首要战略对手——苏联在欧洲,因而美国的主要战略威胁来自欧洲。就欧洲本身在世界战略中的地位来看,它也比其他任何洲都更加重要。美国要想实现其霸权利益,首先必须战胜苏联这个最主要的敌人,并控制欧洲。所以,战后 50 多年来美国的主要战略精力集中在欧洲,绝大部分的战略资源投放在欧洲,在欧洲与苏联打了 50 多年的冷战。这场冷战以苏联解体,前苏联东欧集团的解散,美国大获全胜而告终。不仅如此,冷战结束以后,通过北约东扩,美国还成功地使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不断地被压缩,使自己的战略存在逼近了俄罗斯的家门口,从而把俄罗斯逼回了自身的疆界。美国还通过科索沃战争,把惟一不听招呼的南斯拉夫给打垮了。就这样,在主要的战略威胁被一一消除后,美国觉得欧洲已是自己的天下了。尽管还有欧洲盟国时不时的自行其是,但对于美国来说,那只是西方体制内的矛盾,无关大局。一句话,美国已经基本上稳定了欧洲,使之呈现了有利于自己的战略格局。这就是说,美国已经把欧亚大陆的欧洲一端从战略上摆平了。

与在欧洲的战略态势不同,对于美国来说,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亚洲,或者更广泛地说,亚太地区就远不是那么风平浪静了。首先,从战略现实看,美国认为,与 50 年前相比,亚太地区在很多方

面已经成长为基本上可以与欧洲地区相提并论的战略重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越来越重要,美国已不可能再小看这个地区了。特别是从经济层面上看更是如此。据美国官方估计,到2010年,世界经济总量的1/3将来自亚太地区(不包括美国在内);而当前亚太地区的日本、中国、香港、台湾等七个国家和地区还拥有世界全部外汇储备的40%;日本和中国还是美国对外贸易的两个最大的逆差国;在美国1994年制定的开拓十个“新兴市场”的战略中,前三名(中国、印度、印尼)都在亚太地区。目前,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1/3左右,已经占美国全球贸易总额的36%。因此,亚太国家为美国提供的贸易和就业机会,从长远来看,必将超过欧洲国家。这么巨大的经济利益使美国不能不对亚太地区予以高度重视。再说,亚太地区拥有多条世界上重要的海上生命线,是中东石油等战略资源通向西方的战略通道,美国岂能对该地区掉以轻心。其次,美国认为亚太地区相当一部分国家存在着领土、宗教、民族等许多方面的争端,因此在安全上存在着很多冲突热点。比如,克什米尔地区、台湾海峡、南海地区、朝鲜半岛、中东地区以及千岛群岛地区都是潜在的冲突热点。美国认为所有这些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美国有不同程度的牵连,并因此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再次,美国认为亚太地区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贩毒等安全威胁。比如所谓的“金三角”和“金新月”贩毒地带、本·拉丹和中东的恐怖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等,都是让美国寝食难安的问题。美国还经常指责俄罗斯、中国、北朝鲜等有关国家搞武器扩散。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均势战略出发,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崛起产生了极大的疑虑。美国一些势力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的极大挑战,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在文明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巨大差异,美国的一些势力觉得完全有理由把中国视为对其亚太霸权地位的首要威胁。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美国觉得要取得全球霸权地位,就应该在冷战结束之后把亚太地区纳入自己的战略视野,并重点经营之。而且从战略现实上来说,在基本上取得了欧洲的战略优势之后,美国完全有可能腾出手来,把战略精力和战略资源向

亚太地区作重点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布什政府把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的战略意图并非心血来潮,也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值得指出的是,拟议中的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在欧洲地区的利益,也不意味着欧洲地区在美国战略中地位的下降,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不可能以轻视欧洲地区的战略意义作代价,确切地说,这只是意味着美国首先稳定了自己在欧洲的战略优势地位之后,对亚太地区事务更大规模的介入,其目的就是要取得自己在欧亚大陆的全面战略优势,进而获得对整个世界的霸权。

### 二、亚太战略帷幕拉开

实际上,二战以后,美国的战略重点虽然在欧洲,但其对亚太地区事务的介入一直没有放松过,战后美国几场最大的军事行动几乎全在亚太地区就足以说明问题。可以说,随着世界战略形势的发展,美国对亚太地区战略介入的轨迹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而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就喊得更凶了。因此,可以说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帷幕早已拉开,至少克林顿政府时就已非常明显了。

克林顿政府为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做了大量的准备。首先,克林顿政府停止了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裁减亚太地区驻军的进程,并最终决定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规模维持在与欧洲相同的水准上,两地都是10万人。特别是在2000年的上半年,美国国防部向各大司令部正式下发《美国新军事战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重心转移——从欧洲悄悄地转向亚洲。其次,克林顿政府加强了美国亚太战略的机制建设,加固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基本架构。这方面最显著的动作就是克林顿政府与日本政府一起对美日同盟关系进行了新的修正,使其进一步制度化。特别是在1996年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和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后,美日军事同盟已得到空前的强化和巩固。不仅如此,美国为使其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时能够顺利得到日本自卫队的支援,还建立了相应的“美日联合委员会”、“美日政策委员会”、“联合协调小组”和“美日联合指挥所”等名目众多的机构,以便在发生战事或出现“周边事态”时,确保日本自卫队能够迅速对美军

提供支援,并使美日军队可以更有效地采取联合作战行动。不仅如此,克林顿政府进一步拓展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空间,其中最主要的动作是美国与其宿敌越南的关系正常化,加强了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改善了美国与北朝鲜的关系。其标志是,克林顿在其第二个执政期的后期,访问了越南和印度,并差一点访问北朝鲜。再次,克林顿政府强化了美国在亚太的前沿军事部署。2000年,在克林顿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决定把B-2隐形战略轰炸机、AGM-86型巡航导弹、大型两栖攻击舰和核潜艇四类最先进的战略武器部署在关岛。其中AGM-86巡航导弹是首次部署在美国大陆之外的基地,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导弹美国空军1999年一共才采购了200枚,而调至关岛的就有63枚!可见美国的用心多么良苦。它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将先进武器摆在亚洲各国的家门口,以便更快、更自由地对亚太地区事务进行干预。这还不算,克林顿政府还进一步加强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军事色彩,加深了对亚太地区的军事介入。在其任内,美国与亚太地区的有关国家达成了一系列的军事协定,在许多国家获得了军事基地,并与这些国家进行了名目越来越繁多的军事演习。最后,克林顿政府逐步把中国确定为美国亚太战略要对付的首要目标。1997年美国政府在其《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声称,“2015年后,俄国和中国可能会成为美国新的全球性对手”。而在其2000年上半年向各大司令部正式下发的《美国新军事战略》中,中国已成为“美国未来的头号对手”。因此,尽管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在“遏制”和“接触”两种方式中不停地摇摆,甚至一度声称要“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并大大加强了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但是其对华的目标始终是明确的,那就是通过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把中国未来的发展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由此可见,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由来已久,决非小布什政府一意为之。事实上,从目前小布什政府已经宣布的战略设想和安排看,其亚太战略基本上是克林顿政府亚太战略的继续,只是其姿态更加明确,强度更大,在有关问题上比克林顿政府走得更远。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小布什政府公开而又明确地提出了要把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战略态势不再

模糊。无论是其政府内高级官员的主张,还是其智囊库的战略报告,直至小布什本人的言论,都明言要对美国的战略进行重大调整,而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则是这次调整的重点之一。

第二,小布什政府亚太战略更加强调军事战略的作用,军事色彩更加浓厚,更强调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和对亚太地区的军事介入。为此,美国正酝酿对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进行重大调整。其主要内容有:将地区军事部署的重点由东北亚向南方转移、将关岛建设成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中心、加强海空联合力量、发展远程作战能力等。最近有消息说,美国还准备从欧洲抽调一部分军事力量布置在亚太地区。为了克服亚太地区战略地域辽阔、战略行动困难的问题,美国正积极在亚太地区建设更多的军事基地,发展和完善与盟国的军事安排,还谋求与更多的亚太地区国家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在亚太地区储存更多的军事物资。目前美国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美国已经成功地启用了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其小鹰号航母已进入该基地。美国还同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印尼和泰国达成协议,使美军舰可进入上述国家的基地和港口进行维修、补给。此外,美军还希望租用泰国乌塔堡和梭桃邑、菲律宾苏比克和克拉克、印尼莫罗太岛和比阿克岛等军事基地,并试图分别在泰国湾、纳土纳群岛建立海上浮动军事基地和后勤补给维修基地。而美国与亚太地区有关国家的军事演习也越来越频繁,名目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第三,小布什政府亚太战略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的目的更加明确。该政府放弃了克林顿政府“致力于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口号,公开声称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遏制中国崛起的意愿更加强烈,对中国的敌意和戒心显而易见。从小布什政府业已释放出的战略信息看,美国今后的亚太战略将围绕遏制中国这个核心目标谋子布局。而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在内政上对中国加以牵制,具体行动就是在经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而最为关键的是利用台湾问题分散中国的战略注意力,消耗中国的战略精力和战略资源。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小布什政府已经在极大的程度上突破了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在售台武器、美台实质性关系、美台军事联系等许多敏感问题上已经达

到了中国所能忍耐的极限。其次,修改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地图,从外部对中国进行围堵。其战略态势主要是从东西两个方向对中国进行战略挤压和牵制。具体实施就是在中国的东部巩固美日军事同盟,在中国的西部拉拢与中国宿怨极深的印度。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心理,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除了加强与日本的盟友关系外,最引人注目的战略动作就是进一步拉近了美国与印度的距离。小布什政府上台短短半年时间,就在对印关系上作出了几个战略动作:在 NMD 问题上摆出重视印度的姿态;礼遇到访的印度外长;高级官员不断访印;直至最终取消因进行核试验而对印度实行的制裁等等。同时,出于对付中国的考虑,除了从东西两个正面对中国进行战略挤压外,美国还企图实行战略迂回策略,从南北两翼对中国进行战略包抄。此外,美国加大了对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亚国家进行拉拢的力度,甚至对俄罗斯也放缓了施压的步伐。

第四,把同盟战略视为亚太战略机制的核心。为此,小布什政府更加重视与盟国的关系,以及与盟国的战略协调和合作。这方面的动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现有的同盟关系,其中主要是美国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同盟关系。为了把盟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美国有时甚至到了不计后果的地步。尤其是在重新武装日本方面表现更为明显。据报道,就在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对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保持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的时候,美国却一直在日本增加军事力量,并修改限制日本参加军事行动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第九条。如,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最近在日本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日本内部在集体防卫问题上缺乏一致意见,这是强化美日同盟的一大障碍”。《纽约时报》认为,阿米蒂奇的此番话是“强烈暗示”日本应该修改和平宪法中禁止日本参战的第九条。另一方面,在双边同盟的基础上谋求建立一个类似于北约的多边安全机制,以便把亚太地区分散的、互不连接的双边安全机制集结在美国的大旗之下,为美国的利益卖命。目前,美国在这方面已有所行动。今年 8 月,澳大利亚提出建立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四国安全协商机制,就可以视作美国为建立亚太小北约而释放的又一个试探气球。

### 三、亚太地区战略稳定难矣

在世界战略地图中,亚太地区是一个极为复杂

的战略板块。该地区民族众多,宗教各异,各国间文明和历史传统各有不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由于当今世界上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集中在该地区,使得区内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区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而引起的冲突。可以说,亚太地区复杂的战略现实使得区内国家间相互信任度很低,不少小国希望引进大国势力,依靠大国间的势力平衡来稳定区内战略格局,这就为大国插手区内事务提供了机会。这反过来又使得该地区的战略矛盾更为复杂,战略平衡更为微妙,战略稳定更为脆弱。而不幸的是该地区恰恰又是当今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和中国的利益交汇区,大国的战略取向和战略组合不可避免地使亚太地区战略格局产生相应的战略回应,进而使原本已相当脆弱的战略稳定不时处于动荡之中。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对美国此次的亚太战略调整同样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产生极大的影响。

首先,美国的战略转变将破坏亚太地区现有的战略态势,从而使亚太地区出现新的战略动荡。近代历史上,亚太地区曾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成为西方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国家的发展历史被迫中断。二战以后,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斗争,亚太地区国家陆续赢得了政治上的民族独立,但是经济发展任务却非常艰巨。只是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始,亚太地区以四小龙为主才驶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接着中国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也快速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国家认为世界终于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于是纷纷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心,并围绕经济发展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战略氛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 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后,亚太地区的整个战略态势更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发展需要和平,而事实上目前亚太地区的战略氛围也基本上呈现和平的状态。但是,亚太地区这一战略态势现在不得不面对来自美国的挑战。这是因为,出于谋求霸权的需要,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的核心部分是其军事战略,火药味非常浓厚。为达到彻底破坏亚太地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氛围,使亚太国家无心于经济,美国不惜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在亚太地区国家之间挑拨离间。美国一会指责亚太地区这个国家搞恐怖主义,那个国家

扩散核武器,一会又指责另一个国家是本地区的威胁,企图把亚太地区搞得风声鹤唳,鬼影幢幢。不仅如此,由于美国亚太战略核心内容的军事色彩极为浓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大,极有可能引发亚太地区国家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大大耗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如果美国的目的得逞,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态势就会逆转,经济发展的战略进程有可能再次被打断。

其次,美国亚太战略将迫使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出现新的分化和重组。亚太地区目前的战略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多层结构。其最高一层主要是美、日、中、俄四大国,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亚太地区的主要力量中心。其次是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再次就是这些国家之外的亚太国家,它们构成了亚太战略格局的基础层次。目前各个层级间的战略分界线还不是很严格,利益交叉存在,基本上是一个共存态势。然而,亚太地区的这一战略格局是美国所不满意的,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像在欧洲那样制造一个阵线分明的战略格局,以便把尽可能多的国家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为实现自己的霸权利益而卖命。为此,美国竭力要把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东盟等有关国家拉入自己的阵营,而把中俄尤其是中国摆在与自己相对的另一极,这样就会在亚太地区形成两个阵线分明的力量板块,再现冷战新格局。可以肯定地说,对美国的这一战略企图,中俄等国决不会视而不见、坐以待毙。事实上,目前亚太地区的陆上国家已经有所行动。中俄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朝、俄朝之间也有类似的条约,而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从制度上保证了亚欧大陆核心国家的战略合作。可以说,如果美国的亚太战略不知收敛的话,上述这些国家很可能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进行适时的反应。这样一来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的分化终将不可避免,从最基本的意义上看,亚太地区的陆上势力和以美日澳为基本力量的太平洋岛屿势力极可能形成两个主要战略集团,从而造成亚太战略板块明显的分裂,并使该地区的战略格局处于某种程度的对抗状态之中。

最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将使中美两大力量中心的关系更加复杂,更加动荡。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大力量中心的关系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两国从冷战后期的准同盟关系逐渐转变,而且越变

越差,美国对于中国的偏见和敌意越来越浓。如果说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至少还在表面上坚持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口头上还声称要“致力于建立美中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话,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则连这种口头上的“伙伴关系”也不说了,而是直斥中国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在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眼里,中国更是铁定为美国的“敌人”了。如五角大楼综合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就在其题为《2025年亚洲》的报告中声称,一个安定而强大的中国,将会不断威胁亚洲的现状,成为美国利益的最大“区域威胁”。因此,无论中国今后成为“民主社会”或是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美国都已决定视中国为未来的敌人,并将以此制订相应的政策。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心理,美国政要包括小布什总统本人在内,一再对中国进行多方面的、粗暴的指责和攻击,并在一系列关系中国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不断地向中国发出挑战。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已足以证明,该政府在中美关系上是非常缺乏信誉的,在战略上是居心叵测的,甚或是用心险恶的。由于美国政府在战略上对中国的敌视,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国家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对此,中国不能不进行战略反攻。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将会更加艰难,而且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中美间的冲突不是不可能的。鉴于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分量,两国关系的不稳定必将引起亚太地区的战略动荡,并迫使亚太地区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作出选择,加深亚太地区的分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美国的亚太新战略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胁迫亚太地区与美国一起遏制中国的崛起,攫取亚太地区战略主导权。这样结合在欧洲的主导地位,美国就基本上完成了对于欧亚大陆核心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包围,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建立起自己的战略优势,同时也就获得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无疑,这样的战略不仅中国和俄罗斯无法接受,就是面临极其艰巨的经济发展使命、希望与中国和平相处的大部分亚太国家也难以顺从。因此,围绕着美国的亚太战略,一场激烈的战略竞争似已不可避免。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责任编辑:王瑾]